

# “吃”及“吃+N(NP)”的语义学深层解读

陈凯敏

(喀什师范学院 中语系,新疆 喀什 844008)

**【摘要】**实义动词“吃”所带的宾语,不止在语义类型方面变得越来越复杂,其所指具体范围也在扩大。从语义学的角度来重新对“吃”以及“吃+N(NP)”结构进行研究,分析“吃”和它所带的工具宾语、方式宾语、结果宾语、目的宾语的概念义素和功能义素,可以验证“吃+N(NP)”在语义深层次上的组合机制。一些特殊的“吃+N(NP)”短语用例之所以能在语法和语用上说得通,就是因为“吃”和“NP”在功能义素上达到了契合。

**【关键词】**“吃+NP”; 宾语; 概念义素; 功能义素; 组合机制

**【中图分类号】**H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4)03-0009-03

## 一、关于“吃”

### (一)来源及含义

#### 1.古代汉语

据史料考证,“吃”这个词最早出现在西汉<sup>[1]</sup>,然后在南北朝时期,处于缓慢发展中,但是用例还是很少的:

(1)越王之穷,至乎吃山草。(贾谊《新书·耳库》)

(2)[罗友]答曰:“友闻白羊肉美,一生未曾吃得,故冒求前耳,无事可咨。”(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

关于“吃”的最早解释是“形声。从口,契声。”这是东汉许慎做的理解,当然也有很大的认可度,那么它的原始意义(古汉语义)是什么呢?许慎在他的《说文解字》里又讲到“吃,言蹇难也。”即他说“吃”的本义就是“口吃”或者“结巴”。我们今天讲的“吃”就是吃东西的用意,但是“吃”在古代一般不当“吃东西”讲,古代写作“喫”,汉字简化后“喫”才写作了现在社会中我们所看到的“吃”。

#### 2.现代汉语

“吃”在《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里的释义如下:

(3)“把东西送进口中咽下,或依靠某种事物生活。例如,吃饭、吃药、吃斋等。”

当然我们也知道,现代汉语中的大部分动词都不是只有一个义项,所以字典里还列出了它的许多引申义:

(4)消灭(多用于军事、棋奕):“吃掉敌人一个连。”

(5)吸:“吃烟。”

(6)感受:“吃惊”、“吃紧”、“吃一堑,长一智。”

(7)挨:“吃官司。”

(8)承受,支持:“吃不消。”

(9)船身入水的深度:“吃水深浅。”

(10)被:“吃那厮砍了一刀。”

其实,这些字典里所举义项也都只是最常用的意义,“都是由基本义引申或转移过去的”<sup>[2]</sup>。语言作为一种符号系统,具有稳固性和开放性(灵活性),稳固性体现在语义和语法上,开放性(灵活性)体现在词汇上,尤其是今天我们最常见的网络用语。

### (二)义素分析

要去解释“吃+N(NP)”的整个语义特征,我们不仅要挖掘关于“吃”的词语来源和意义,还得利用新时代的义素分析法给出它的区别性特征。我们在进行义素分析时是必须遵守一些原则的,例如“简明性原则、对等性原则、系统性原则”<sup>[3]</sup>。其中,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简明性原则,就像“切字法”一样,要拿另外一个字B来“切”我们不认识的一个字A,那么,这个B就必须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老百姓大部分能认识的字,因为如果B比原来的字A还生僻的话,那么“切字法”也就无法进行下去了,也违背了这个方法的初衷。所以,我们对“吃”进行义素分析,就要去总结出最具代表性、认可度最高、最普通的义素,然后再利用这些义素整体去具体分析“吃+N(NP)”这一特殊的义丛结构的语义特征。

#### 1.概念义素

传统的义素分析法大都是拿两个或者是两个以上的词语来进行对比,但是我觉得除了要分析静态的语言事实,我们还得从动态的言语交际角度去解释。因为,义素是客观事物在人们头脑中的主观反映,是人脑思维的成果。义素虽然是无形的,但在具体语言运用中却处处都有表现。关于这些具

收稿日期:2014-06-25

作者简介:陈凯敏(1989-),男,山西长治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现代汉语语法。

体的客观存在的义素,都是人们基于体验哲学所形成的认知义项图式,我们分析交际效果,最直接的就是看“吃”进入短语、句子、篇章等的表现形式。

我们最常见的“吃+N”例子如:吃苹果、吃桔子、吃菜、吃米饭、吃面包、吃饼干、吃花卷等等。既然是简明性,那么就要根据义位进入言语交际结构(如短语)中的基本义来分析其义素。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语义特征这样来表示:“吃[+施事;+固体食物;+咀嚼;+吞咽]”<sup>[14]243</sup>。这个结果在语法学界也有很高的认可度,也比较普遍被接受。看入句就是看义位和义位的关系,从这个关系来看,我们就不得明确“吃”的概念义素和功能义素。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吃”的基本义和上述义素反应了主客观世界中人、事物以及人与事物相关的动作、行为、性质、状态等概念,按山东师范大学博士云兴华老师的观点,这是“吃”这个动词的概念义素,本文也持这个观点。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吃”的胃口已经越来越大了,因为除了可以“吃”固态事物外,一些非固态的非名词(非名词性结构)也被它囊括其中,而且还获得了人们的认可,例如:吃大碗、吃食堂、吃包月、吃回扣(利息)、吃皇粮等等。那我们又如何来解释这些结构呢?结构中“吃”的义素还具有先前的约束力吗?是不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词语的义素特征也会发生改变呢?这就需要引进另外一个术语来研究。

## 2. 功能义素

这里的“功能”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讲的语法功能,而是从语义学角度来分析义位的一个术语,但是两者也有相似性。“义位是组合义丛、实现句义的材料。义位之所以能够搭配、组合,就是因为他们具有功能义素。”这是云兴华博士关于汉语语义研究的新成果,这个理论不仅用语义学事实再现了索绪尔关于语言具有“句段关系(组合关系)”和“联想关系(聚合关系)”的不争真理,而且也给了我们一个关于解释为何会这样的启示:分析语法事实,不仅要分析表层语法结构的“语表”意义,还要去分析其深层的“语里”意义。其实我们可以这样说,语法中的词性就是功能义素的外化。据此,因为“吃”是动词,那么和它结合的语法成分就会有状语、补语,再来看例子“吃食堂”、“吃大碗”等,就可以知道这里的“食堂”和“大碗”在语法结构上是来修饰“吃”的,则这是从语法功能上来分析语法成分组合情况的,那么这里就可以得出“吃”的功能义素:[+作谓语中心;+支配;+陈述;+作用于;+被修饰]。因而,

“吃”之所以能和名词性成分和非名词性成分如“食堂”、“大碗”、“包月”等组合,就是因为它和“食堂”([+处所])、“大碗”([+工具])、“包月”([+方式])在义素上达到了功能的对应,即实现了功能义素上的契合性。

## 二、关于“吃+N(NP)”

根据“吃”的概念义,我们可以知道它的宾语一般是具有固态性、可以咀嚼和吞咽、得到能量、得到利益等这些语义特征的名词,比如吃饭、吃西瓜、吃馒头、吃亏、吃烟、吃酒、吃父母、吃老本、吃官司等,本文根据收集到的语料,认为基本上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归类:

### (一)“吃+N”

#### 1. “吃”配合单音节名词

最典型的如:

(1)“你和女同事这么亲密,你女朋友看见了肯定会吃醋的。”小李对会计小张调侃道。

(2)老船长建议道:“吃水深的船只不适合在浅滩登陆。”

(3)对于老年人来说,爬个5层的楼梯都是很吃力的。

(4)“什么?敢这样欺负老百姓?老子也不是吃素的……”

#### 2. “吃”配合双音节名词

最常见的例如:

(5)“在公车上可得注意点,别让不怀好意的男人吃你豆腐”

(6)“这次考试可要考好点,再吃鸭蛋就对不起妈妈了。”

从以上例子不难看出,“吃醋”、“吃水”、“吃力”、“吃素”、“吃豆腐”、“吃鸭蛋”在句子里所表达的并不是其表层语法结构的意义,而是有其深层次的语义结构的含义,即:男女朋友的嫉妒、吸取水分(船身入水的深度)、费劲儿、不易惹、占便宜(尤指女孩)、考试得零分。语言是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变化的,词语的意义也是一样的,具体表现为“词义的扩大、缩小和转移三种情况”<sup>[15]252</sup>。这是从传统语法学的理论来解释的,也有很多语法学家从最新的认知语言学角度分析过类似于上面这些句法事实,认为这里体现出了隐喻机制,“通过隐喻和转喻概念化而产生的意义延伸”<sup>[6]</sup>,即这些句子中的“醋”、“素”、“鸭蛋”等成分在语境下已经不再是语素或者是词语“单用”时的概念意义了。例(1)中的“醋”本身是酸的,语境下的“吃醋”就是把适用于烹饪材料

的“醋”移用于男女之间心理的酸楚,即“感情上的嫉妒”;例(6)中的“吃鸭蛋”就是借用了“鸭蛋”的形象特征,即像“零蛋”的圆。其它的几个例子也是如此。

不管是传统语法学的语义变化论,还是最新的认知语法学理论,都是很好的研究角度,也都取得了不少可人的成就。关于优略,本文认为无可厚非。但是,我觉得用功能义素的角度去解释这些成分和“吃”的组合机制,还是比较通俗易懂的。

## (二)“吃+NP”

关于词汇的变化,我们知道现代汉语中最明显的就是双音节化的趋势。马建忠的《马氏文通》虽说是以“字”为基础,但是,这部书是以古代汉语为语言事实来研究的,那时的“字”就是现在的“词”。比如古代汉语中的“目”、“江”、“河”、“欲”、“过”在现代汉语中,我们用“眼睛”、“长江”、“黄河”、“想要”、“过错”来表示。所以,“吃”后边的宾语是双音节的语言事实更容易被语法学家拿来研究,本文也是基于这个原因,把重心放在了“NP”上,通过比较收集到的预料事实,发现“吃+N(NP)”中“NP”的种类很丰富,除了上边所举的几个双音节例子,还有如“吃食堂”、“吃大碗”、“吃包月”,现就这三个典型例子分析如下:

### 1.规定宾语和非规定宾语说

汉语语法学界一般认为,在现代汉语中动词和宾语之间的语义关系是十分丰富的,宾语可以表示动作的受事、施事、结果、对象、处所、时间、工具等等,郭继懋在《谈动宾语义关系分类的性质问题》中将宾语分为规定宾语和非规定宾语<sup>[1]</sup>。类似的说法邢福义也有自己的观点,他提出了常规宾语和代体宾语的理论。即给出一个动词,凭借我们头脑中已经形成的意象图式,人们首先想到的一个或者几个可以跟在这个动词后边的宾语就是规定宾语(也称常规宾语),比如“写”后跟“作业”、“作文”等,二者形成施受关系,但是像“写毛笔”、“写楷体”就不是施受关系,“毛笔”和“楷体”就是非常规宾语(也称代体宾语)。

例(1)到例(6)句子里的“吃”带的都是常规宾语,都是施受关系。而“吃食堂”、“吃大碗”和“吃包月”不是“施事”和“受事”的关系,因为这里的“食堂”、“大碗”和“包月”已经在宾语位置上代替体词

性成分了,是非规定宾语,分别是处所宾语、工具宾语和方式宾语。这样看来,似乎利用如上理论来分析“吃+NP”也能说得通。

### 2.功能义素与组合机制

上面讲到了义素分析中有概念义素和功能义素,而且所有义位都包含功能义素。而且词性是功能义素的外化,也就是说,只要一个词是属于一个词类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这类词的语法功能和语义特征分析出这个具体的词的功能义素,也就可以解释为何“吃”后为何可以跟“食堂”、“大碗”和“包月”。那么隐藏在语法形式背后的语义搭配合理性的机制到底是什么呢?

“吃”的功能义素为:[+作谓语中心;+支配;+陈述;+作用于;+被修饰],“食堂”、“大碗”和“包月”分别是处所名词、工具名词和时间性名词,则它们的功能义素可以这样表示:“食堂”([+处所;+被陈述;+修饰限制;+被作用于]);“大碗”([+工具;+被陈述;+修饰限制;+被作用于]);“包月”([+时间性;+被陈述;+修饰限制;+被作用于])。这样我们从深层的义素来看,一目了然,原来,“食堂”、“大碗”和“包月”都是来修饰“吃”这个动词的,分别表示“吃”的处所、工具和方式(隐喻性)。因为在功能义素这个层面上达到了很好的契合度,我们听起来才不会觉得这样的义位组合是不合理或是不合语法的。

综上所述,在不同的义位组合中并非全部功能义素都在起作用,起作用的只是其中的具有决定性一部分或是几部分。

## 三、结语

关于“吃+NP”的研究角度不少,研究论著和成果也很丰硕。本文首先简单的列举了几个具有普遍性意义和利用新的语言理论来研究的例子,然后从义素分析的角度,利用功能义素的较强的解释力来一步步论证了“吃+NP”中“NP”是表示处所、工具和方式时,它们和“吃”的义位组合是合理的。由于例子不能穷尽的限制因素,再加上语言类型学研究还没有形成气候,本文的研究视野也许还不够宽阔,像一些地方方言中的诸如“吃酒”、“吃烟”等这些言语事实光利用功能义素是不能完全解释清楚的,也许可以借鉴认知语言学的理论、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和类型学的视角。

### 注释及参考文献:

[1]谢晓明,左双菊.饮食义动词“吃”带宾情况的历史考察[J].古汉语研究,2007(4).

[2]谭爽.“吃+N(NP)”短语的语义多层分析[J].辽宁教育学院学报,2010(5).

(下转16页)

##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伍铁平.普通语言学概要(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2]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3]高名凯,石安石.语言学概论[M].北京:中华书局,1979.  
 [4]胡裕树.现代汉语(增订本)[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  
 [5]李华.应该设立“谐音”修辞格[J].修辞学习,1999(4).  
 [6]石安石.语义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7]吴为善.节奏停顿与语义理解[J].汉语学习,1990(6).  
 [8]范晓.论语言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制约关系[J].中文自学指导,2007(1).  
 [9]陈望道.修辞学发凡[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10]程东真,王玲娟.现代汉语不虞现象成因分析[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3(7).

## Analysis of Phonetic Factors of the Eventuality Phenomenon Basing on Modern Chinese Language

CHENG Dong-zhen, WANG Ling-jua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Abstract:** In the written language and oral communication, there will be often some unexpected results of language, which contributes to eventuality phenomenon. In the language expression, neutral tone, accent, pause, tone, homophonic and so on, may be the phonetic factors of the eventuality phenomenon basing on modern Chinese language.

**Key words:** modern Chinese; eventuality phenomenon; phonetic factors

(责任编辑:周锦鹤)

(上接第11页)

- [3]云兴华.汉语语义研究[M].北京教育出版社,2009(4).  
 [4]邵敬敏等.汉语语法专题研究(增订本)[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  
 [5]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4).  
 [6]熊学亮.论吃在“吃+NP”结构中的功能承载量和分辨度[J].外语研究,2009(5).  
 [7]郭继懋.谈动宾语义关系分类的性质问题[J].南开学报,1998(6).

## Deep Semantic interpretation on “Chi” and “Chi+N(NP)”

CHEN Kai-min

(Chinese department, Kashgar Normal College, Kashgar, Xinjiang 844008)

**Abstract:** Those objects what verb “Chi” carries are not only becoming more and more complicated in terms of semantic types, but also expanding the specific range they belong to.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mantics, this paper want to work a new studying on “Chi” and the structure of “Chi+NP”, by analyzing the conceptual sememe and functional sememe on “Chi” and the tools object, way object, result object and purpose object it carries, we can certify the structure’s composition mechanism in a deeper level of semantics. The reason why some special use cases about structure “Chi+N(NP)” are rational in both Grammar and Pragmatics is that “Chi” coordinate well with “NP” on the level of functional sememe.

**Key words:** “Chi+NP”; object; conceptual sememe; functional sememe; composition mechanism

(责任编辑:周锦鹤)